

石楠／著

生为女人

女作家石楠历时数载潜心写就的一部撼世之作

上海遠東出版社

石楠 著

生为女人

SHENG WEI NU REN

上海遠東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冬冠 刘丽娟
装帧设计：张志全
版式设计：张志全 李如琬

生为女人

著者：石楠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远东出版社

地址：中国上海市仙霞路357号

邮编：200336

http: www.ydbook.com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长阳印刷厂

装订：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次：2006年1月第1版

印次：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字数：424千字

印张：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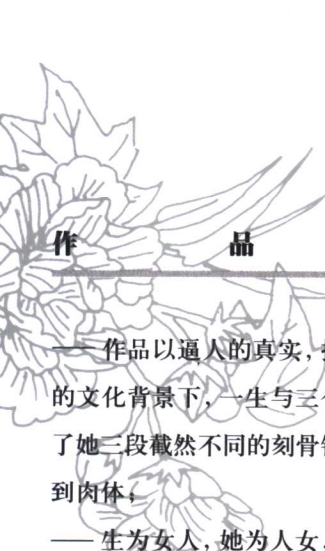
印数：1—11000

ISBN 7—80706—159—6/I·123

定价：29.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62594779）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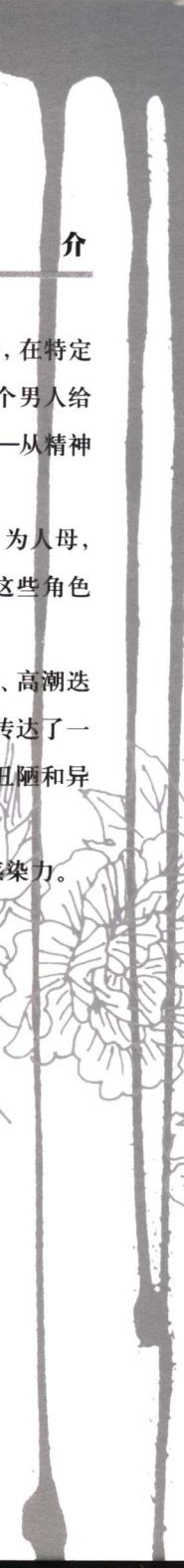
作 品 简 介

——作品以逼人的真实，描写一个美丽女子，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一生与三个男人相伴，这三个男人给了她三段截然不同的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从精神到肉体；

——生为女人，她为人女，为人妻，为人媳，为人母，为男人的女人，为男人的情人，她在所有这些角色中，承受了巨大的生存负载；

——作品以无数感人之至的细节，波澜起伏、高潮迭起地表达了中国女性的至善、至美、至纯，传达了一种撼人灵魂的人格美，鞭挞了人性中的某种丑陋和异化，具有极其深刻的认识价值；

——作品通篇弥漫着催人泪下的强烈艺术感染力。



石楠主 要 作 品

- 画魂·潘玉良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年7月
- 美神·刘苇传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1988年5月
- 寒柳·柳如是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年7月
- 从尼姑庵走上红地毯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1年2月
- 一代名优舒绣文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年5月
- 回望人生路·亚明艺术之旅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5年12月
- 刘海粟传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年12月
- 不想说的故事 沈阳出版社
1997年6月
- 陈圆圆·红颜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12月
- 张恨水传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0年1月
- 海魄·杨光素传 珠海出版社
2000年1月
- 真相 作家出版社
2002年5月
- 寻芳集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4年1月
- 另类才女苏雪林 东方出版社
2004年8月



作者小传

欧洲德黑兰半岛有种敢与坚定人类较量的顽强野草,叫石楠;江南林园中春开伞状白花,秋结球形红果,别号“千日红”的常绿灌木,也叫石楠。本书作者也有这样一个草木姓氏。石楠: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生在贫穷落后的山乡,在集体小工厂工作二十个春秋,不惑之年写出了家喻户晓的《画魂——潘玉良传》。主要作品还有长篇传记小说《寒柳——柳如是传》、《从尼姑庵走上红地毯》、《沧海人生——刘海粟传》、《张恨水传》、《陈圆圆·红颜恨》、《一代明星舒绣文》、《美神——刘芑传》、《亚明传》、《不想说的故事》、《海魄——杨光素传》、《百年风流》、《另类才女苏雪林》,长篇小说《真相》,文集《石楠女画家系列》(三卷)、《石楠女性传记小说选》,中篇小说集《弃妇》、《晚晴》,散文集《爱之歌》、《寻芳集》等。获各种文学奖十余项。2005年10月,在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和《名人传记》杂志联合举办的读者投票与专家学者推荐的评选活动中,被评为“当代十大优秀传记文学作家”之一。

责编荐言

为在历史重负下 顽强生存的中国女性 掬一捧泪

文学表现女性,表现女性命运,是一个亘古的话题。文学因女性而盛衰,女性因文学而不朽。

石楠为女性作家。她矢志为苦难的女性立传。自《画魂——潘玉良传》后,她仍终日生活在地追索不息的女性世界里。

《生为女人》是石楠积愆已久、喷薄而出的一部新作。我称它是撼世之作——这不是广告词,因为这部作品确实具有撼人灵魂的力量。

《生为女人》情节并不复杂。一个美丽的山乡女子,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一生曾与三个男人相伴,这三个男人给了她截然不同的三段人生经历,给了她三段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从精神到肉体。她生为女人,为人女,为人妻,为人媳,为人母,为男人的女人,为男人的情人,她在所有这些角色中,承受着巨大的生存负载,在命运的幸与不幸中挣扎,在生命的不可测中抵御,在苦难的现实与人性的欲求中寻求生命的平衡。由此折射出一种灼人的人性的至善、至美、至纯。

石楠的笔是深刻的。她解剖了一个女人,从而解剖了一个时代,一种文化,解剖了一种道德观和价值观;

石楠的笔是感性的。她以无数感人之至的细节,在作品中不断地组织起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情感的冲击波——常令读的人在不知不觉间泪流双颊;

石楠的笔是沉重的。那么多的苦难从她的心中流出,凝于她的笔端,她那瘦弱的身躯承受了太多的历史的沉重;

石楠的笔是成功的。对于这部作品,我深信,任何一个只要是静下心来读完它的人,不能不为它感动。因为它内里隐含了太多、太强烈、太厚重的道德力量。读罢它,我们会从灵魂深处发出一声最真诚的叹息——女人,母亲——是您用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人类的苦难,包容了人类的过错,哺育了儿女,传承了生命,在绵绵的历史曲折中,给了人类不尽的希望。

顺便提及,不用讳言,这本书中有相当的笔触写到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那些事,写到了性的扭曲、压抑和释放,写到了性在贫瘠的物质生活中给生命带来的欢愉和活力,表达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命进程,也鞭挞了人性中的某种丑陋。显然,在石楠笔下,这些描写绝不游离于作品文化内涵最本质表现的需要之外,它是作品情节发展、人物塑造、性格表现的水乳交融、情景相合的有机部分。石楠以一个对人生深知过去未来的年过六十的女性作家的笔来写这些,她的灵魂是纯净的。

2005年的夏天,是个苦夏。酷暑难耐。当我在如火的骄阳中从火炉上海来到长江岸边石楠生活的那座小城时,我的心一下子让小城的宁静给攫住了。在这里,大江和青山挡住了世外的喧闹。走在小城的青石路上,你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六十余年来,石楠生活在这里,把根扎在这里。即使是在她在文坛已负盛名,身为安徽省作协副主席后,她仍如一位极普通的乡民般生活在这里的老旧民居中,自甘寂寞,苦守文学,孜孜而作——我在这里忽然明白了石楠作品中生命的由来!

在文坛一度被浮躁包围,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文学一度走向沉寂,我们的眼睛被无数商业炒作的炫彩刺激得无所适从的时候,我郑重推荐:读读石楠吧,读读《生为女人》吧。也许,从这里,你会重温人生,重悟生命,为在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重负下曾饱受磨难的女性,掬一捧泪。

刘冬冠

2005年年末



1 1

这是她从没有过的经历,紧张又甜蜜。

2 8

他用最淫荡的语言逼她供认……

3 16

她是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完成了她人生最重要的第一步……

4 22

他不要听她说话,用嘴堵住她的嘴……

5 30

山里的女孩子对于性知识几乎等于一张白纸……

73 42

她羞得要往门口逃,可哪里逃得脱……

74 49

可怜的女人,在男人的爱抚下,渐忘了内心的委屈和怨怼……

75 54

“你把我当畜牲哪?我白天累一整天,晚上哪经得住你这没完没了地折腾?我是人哪!”

76 63

“……金桂,你怀啦,是喜喜呀……”

77 76

她得让她的孩子享有别人家孩子所能拥有的一切……

78 89

二毛跑过来,耸耸鼻子问:“姐,你煮什么东西,这么好闻?”

79 93

她们前仆后继,为人类的繁衍,不怕牺牲。

113 111

他呆呆地站在那里，看到她消逝在黑暗的院子里……

114 142

如果她答应他的求婚，她就要遭世人的唾骂，……她就是害他！

115 152

金桂搂住他，抚摸着他的头，柔情万种地细声对他说：“别怕。”……

116 174

就是这碗用娘的肉熬的汤，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117 201

“女人怀孕的时候就像植物开花的时候，那是女人最美的阶段。”

118 227

世上的爱，只有一种不计回报，那就是娘的爱。

119 244

我希望我的子孙过好日子，死是我惟一能做的……



264

“我娘没气了。”



280

金桂的身体犹如一团火，散发出高能度的激情磁场……



290

勤勤一直默默地注视母亲，她预感到父亲的病很重……



324

“……寡妇怎么啦？不是人哪！……”



336

小毛说过，“女人身上的东西都是特地为男人长的”。



348

……金桂嘴里这样说，却没有了反抗的力量。



370

“……从昨晚那刻起，你就是我的！”



395

“这种事，人家不骂男的，只骂女的！”



417

**她像头被惹怒的西班牙公牛，一头向他
撞过去：“你还我丈夫，你还我丈夫！”**



426

**“……你们已没有大了，只靠我们两个
娘来养育你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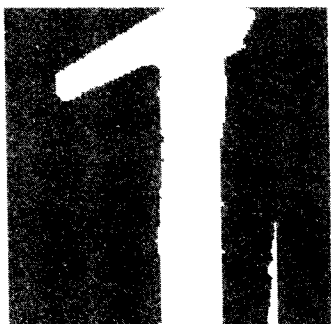
435

**“……天下的母亲哪一个不是为儿女
活的呀！”**



460

**“……娘不要求你们别的，只想你们多
给我打打电话，你们的声音，就是娘的
福音……”**



**这是她从没有过的经历，
紧张又甜蜜。**

十六岁的金桂，人生第一次尝到了被男人抚爱的滋味。

昨晚的那一幕，让她想起就心跳脸热。记得她是一口气跑回家的，那会儿村里的鸡正叫头遍。这是她从没有过的经历，紧张又甜蜜。她推开虚掩的大门，悄悄走进她的房里，没洗脚就上了床。她躺在床上，看着床顶，她的心仍在奔马似的跳着，在黑暗中，她也感觉得出她的脸一定像蔷薇花样鲜红，她的心很久都没能平静下来。她是宣传队的主角儿，每一个节目都有她，每天夜里都要排练，总要搞到深夜才结束。也许是因为太累了缘故，这样的激情遭遇，使她刚把目光从床顶收回来，上下眼皮稍一碰到，就走进了梦乡，直到家里的雄鸡把她叫醒。她忽然想起昨晚大队革委会主任对他们说过，明早要欢送新兵入伍，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全体同志一早就要到大队部集合，把节目再排演一回。她家没有钟，不知道

时间,太阳就是钟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山里人世世代代遵循的时间概念。她下意识地向窗口看了一眼,木楞格子的小窗那里,已有了派青冈色的亮光。白天越来越短了,过了中秋,太阳几乎是沿着九华尖的山沿儿在走,7点钟天还不亮呢,多想再睡一会儿哟,她又合起了眼睛,不想动,可天都快亮了,她不敢再睡了,伸了伸懒腰,哈欠连天地在床上扭着身子,很不情愿地坐了起来。

金桂刚刚十六岁,如花的年龄,美丽聪明,村里人都说她已出落得像一朵花,她成了村里小伙子追逐的目标。革委会主任多次当着大伙的面说她是宣传队的队花,她虽然为之羞红过脸,心里却很得意,在小伙子们面前,腰杆也挺得直直的,头也昂得高高的。在家里,她也得到父母的偏爱,他们都宠着她这个小女儿,她哥只读到小学毕业就让回乡务农了,姐姐一天书都没给念,去年刚满十八岁,就被嫁到外村去了。山旮旯里的女孩子很难想到读书的,父亲却给她读到了初中毕业,和她同龄的女孩子们都羡慕得要死呢。

她虽然坐起来了,可上下眼皮还粘在一起,好像仍在睡梦中,她真想赖着不起来,睡他个一天一夜,把缺下的觉都补回来。近来,宣传队像发了疯似的,每晚半夜才让回来,要睡死了。厨房里传来了母亲洗锅的声响,再也不能懒在床上,得赶紧起来。她“唉”地叹了口气,麻利地下了床,穿上天天穿的、还是姐姐出嫁时父亲给她买的那件廉价的灰绿色绒线套头衫,就开始梳头。

她有一头秀发,黑得发亮,她舍不得剪它,总爱把它梳成两根辫子,一根放到身前,一根放到身后。她的身条高高的,细细长长的,走起路来辫梢一扬一扬的,就像风吹杨柳那般,很有飘逸感,这使她有种良好的自我感觉。可山里太穷,没有钱,地少人多,农民想种点瓜果采点蘑菇什么的拿去换点零花钱都不允许,发现了就挨批斗,叫做割资本主义尾巴。革命口号喊得越响,生产队里就越穷,老百姓的生活就越艰难,连肚子都难得填饱。说句不怕丑的话,金桂长这么大,还没吃过一顿白米饱饭,没穿过一件鲜亮的衣服呢。山里人的肚子,得依赖野菜来撑。家里穷得叮当响,连面镜子都没有。她家里三个女人,都没拥有过镜子,除了她在宣传队里化妆时从镜子里知道自己长得什么样,从山塘里照见过自己的

身条，还从没在镜子里看到过自己。可现在她有了，她可以天天照了。

她从枕头边拿起小圆镜，放在手里端详了会儿，小心翼翼地把镜子放到窗台上，靠着木格子，借着窗口的亮光，梳起头来。

昨晚，她刚和同伴们分手，借着如水的月光，走在回家的路上，当她从樟树屋门前那棵百年老樟树下走过时，从树后突然走出个人来，轻声地唤着她：“金桂！”

她吓得连连后退，正张嘴要喊救命的时候，那人又叫了她一声说：“我是朱小毛呀，你认不出我？”

她这才站住，心有余悸地问：“都半夜了，你躲在这里干什么？”

“我等你呀！”

“你等我做什么？”

“我有样东西送你。”他走近她，把手里的东西塞到她手里说，“我要参军去了，明早就要走，还不知何时能回来，给你留作个纪念。”

她接过他放进她手里的东西，圆圆的，还留有他的手温。她没有想到这正是她想了很久的一面小圆镜子。她的心不由热了，她的脸也随之红了。这是她第一次和男孩子单独站在月光里，更是她第一次接受一个男孩子的馈赠。她有点兴奋，又有点害怕，还有点想哭。她低着头，看着手里的镜子，月亮像玩魔术那般，把折射出的月光，晃到她的脸上，她便有了种晕眩的感觉。

小毛是从外地过继到这村来的。听人说过，他老家在山外坂区，原本是个很富裕的地方，有田有河，也有丘陵小山，算是个鱼米之乡，从前山里的姑娘都向往嫁到那里去。可自从大湖河上建起了水坝，河两岸的良田就成了水乡泽国，他的父母兄弟都死于饥荒。独他命大——那年他的堂叔把他从山外领到家时，他又黑又瘦，几乎一副皮包骨头。堂叔结婚十年没有生育，对他这个养子很好，家里有吃的先给他吃，他肚子能吃饱，从此不用去漂泊流浪吃百家饭了，过上了安定生活。堂叔关心他，送他上学读书，他很快长成个人样了，个条长高了，也不那么黑了。可是初中还没毕业，他叔婶突然怀了孕，给他生了个弟弟二毛。叔婶让他回家务农，他便有了种失落感和自卑感，变得沉默寡言了。但他在生产队里干活

很卖力。他比她大两岁，刚满十八，平常遇到都不敢看她一眼，今儿是怎么啦，夜这么深了，夜露又这么重，他却在这里等她，又送她面小镜子，他莫不是看上了她？少女的心七上八下。

“这镜子是我前天到乡里卫生院体检时买的，一直没有找到机会给你，再不给你就没机会了。”他怯怯地说，“我知道你在排节目，吃完晚饭就等在了这里。我下了决心，今天一定要等到你，就是等到天亮，我也要等你。”他越说越激动，“你喜欢吗？”

金桂心里像有只兔子在蹦似的。她长这么大，还没有男孩子单独对她说过这么动听的话，她又喜又羞，头垂得更低了，手不停地揉着衣角，两只脚在下意识地碾着泥土，说不出话。

“桂，你说话呀，喜欢不喜欢？”

“喜……”后面的字还没说完，他就抱住了她，把他那刚刚长了胡须的嘴唇，贴上了她的嘴，不管她乐意不乐意。

这是她从没经历过的事。她很害怕，想推开他，却又浑身软绵绵的，一点反抗的力气都没有，只好随他把她抵到老樟树树干上，任他亲随他吻。他把她越抱越紧，她受不住了，颤声地说：“你松一点好不好，我出不来气了。”

他的左手臂向后松开了，右手就伸进了她的绒衫，他摸到了她那还没完全发育成熟的乳房，他的手不停地在那里游走摸捏。她突感像被电击中了那般，周身便有种麻酥酥的感觉，是快乐还是什么，她不由微微地哆嗦起来，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快活感。他的那个东西这时已硬得像秤杆，不顾一切地戳着她的裤子，贴着她的小腹向着她对应的部位腆过去。她又是一阵哆嗦，这感受太奇妙了，是她从没经历过的。当他那硬邦邦的东西顶着她那个最敏感的所在时，虽然隔着几层衣服，她那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上一直缄默的泉眼，突然涌出了涓涓细流，她整个身体就不由自己地扭动起来，嘴里发出了近似呻吟的声音。他的手伸向了她的裤带，使劲地想要扯开她的裤子。就在这危急时刻，樟树后有一家的门“吱呀”一声响了，有人走了出来。她像突然从梦境中被惊醒了一般，也不知哪儿来的力